

王西彦 著

从播种到收获

CONG BOZHONG
DAO SHOUHUO





从播种到收获

CONG BOZHONG DAO SHOUHUO

王西彦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目 次

偉大的战斗	1
从播种到收获	31
《鍛煉鍛煉》和反映人民内部矛盾	38
偶感四則	
“不問政治”的契訶夫	50
捍卫左拉	54
李白的性格	56
为了推动生活前进的斗争	58
漫談文学技巧	61
从写真人真事談起	77
談“从表到里”的表现方法	88
生活和題材	104
从生活实际到艺术結構	115
試論《百煉成鋼》	122
讀《山乡巨变》	146
讀《上海的早晨》	157

我对《铁道游击队》的几点意见	176
回忆第一次读《母亲》	187
读《忆列宁》	193
生命的火炬	200
母亲讲的故事	210

偉大的战斗

今索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誠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溫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

—魯迅

—

中国的民族資本主义，在十九世紀末叶（1894年甲午战争以后）有了初步的發展，同时，資产階級改良派也开始活躍。在淪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中国，改良主义者所代表的，是一部份資产階級和上層小資产階級的政治力量。由于遭受外国資本的摧殘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中国的資产階級在經濟上得不到健全的發展，在政治上也就軟弱无能，沒有力量建立自己的政权。改良主义者一方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統治心怀不滿，一方面对群众的革命运动尤感畏懼。他們企圖在不跟反动統治进行根本斗争的条件下，来發展自己的政治和經濟上的利益。那些最初出現的資产階級分子以及傾向进步的地主階級分子，曾經以广东举人康有为为代表，要求变法維新。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維新运动”。这个运动，只主张在枝节形式上學習西歐資本主义国家，并不想从根本上推翻封建統治，当然不能真正拯救国家和民

族的危亡。尤其是，維新運動者反對農民革命，把希望寄托在封建皇帝身上，只要求給封建的專制統治加上些許民主政治的成分，稍稍調和一下，改良一下。在當時的歷史情況下，它失敗的命運自然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戊戌政變後，代替老一輩資產階級改良派，新一輩資產階級革命派就開始興起。跟改良派相比較，革命派在政治上自然是進步得多了，它主張推翻封建專制，建立資產階級的民主政體。可是，資產階級所領導的革命，仍然有它的弱點，那就是資產階級革命派並沒有去發動和領導革命的農民群眾，因而也就沒有力量去和帝國主義進行堅決的鬥爭。所以，武昌起義雖然推翻了清代的專制政府，卻採取跟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勢力妥協的政策，結果，革命果實很快就給買辦階級和封建勢力竊取過去了一一這是我們所熟知的歷史事實。

魯迅最初是接受維新運動的影響的。他在戊戌政變那一年（1898），從家鄉紹興到南京去進江南水師學堂，隨後又改進江南陸師學堂所附設的礦路學堂，就是為了追求新的科學知識。在這時期，青年魯迅讀到不少新書，如嚴復所譯的赫胥黎的《天演論》和林紓所譯的外國小說，等等，使他廣泛地接觸到西歐的近代思潮。他還讀到了當時宣傳變法維新的《時務報》。加上經歷了戊戌政變、義和團反帝鬥爭、八國聯軍入侵等巨變，魯迅跟人民一致地要求從鬥爭中開辟民族、國家的生路。由於和西歐近代思潮的接觸和實際鬥爭的感受，魯迅開始掌握了參加革命鬥爭的思想武器——達爾文的進化論（此後，這個武器在他長期反帝、反封建的鬥爭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一直到察覺出它的偏頗，改用新的馬克思主義的武器）。我們知道，魯迅從南京東渡日本留學，最初選擇醫學，就是認為維新救國和科學不可分，中國的衰弱由於科學的不發達。可是，當時國內外逼人的政治形勢，哪里

允許他單純地追求科學知識呢？事實上，他一到日本，就參加了留學生的愛國活動，例如先參加章太炎等人所發起的“中夏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從清朝統治中國算起），接着又參加了也是由章太炎等人所主持的革命團體“光復會”。這樣，提倡科學就與社會改革聯繫起來了，魯迅已經從接受維新運動的影響，成為革命派。我們當然不會忘記，魯迅在給當時留學生主辦的宣傳革命思想的刊物寫文章時，除了像《中國地質略論》和《說鈾》之類的科學譯著，還有描述古代波斯國王進攻希臘時斯巴達勇士抵抗侵略的事跡的《斯巴達之魂》；而在贈給許壽裳的相片後面，又題過那首決心要“我以我血荐軒轅”的七絕詩。更重要的是，那時魯迅已經開始他關於中國的“民族性”或“國民性”的研究了^①。這些事實，不僅顯露出魯迅作為一個熱烈的愛國者那顆獻身的心，更表明了後來他因為在仙台醫學專門學校里碰到兩件使他痛苦的事情——其一是日本同學懷疑他的學習成績^②，其二是從電影里看到同胞充當“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③——而放棄醫學，改學文藝的並非偶然。總之，這個時期，在中國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的高潮里，魯迅以高度的愛國熱情投入這個潮流，並且探索着為祖國人民謀求解放的道路。

魯迅最初從事文藝活動，曾經辦過借用歐洲文藝復興時代意大利大詩人但丁的《新生》為名的雜誌（結果沒有辦成），寫過文章，介紹過從拜倫以來的浪漫派詩人，翻譯過俄羅斯和東歐各國的文學作品。通過這些活動，魯迅所表現的思想情況是，一方面，他依然沒有放棄提倡科學，例如《人之歷史》介紹達爾文的生物

① 參看許壽裳：《回憶魯迅》。

② 參看《吶喊》：《自序》。

③ 參看《朝花夕拾》：《藤野先生》。

进化学說和它的發展历史，《科学历史教篇》論述西欧科学思潮的演变，闡明科学在改造自然和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另一方面，特别重要的是，他开始發表自己的社会、政治和哲学的观点，在《文化偏至論》里，認為欧洲十九世紀的文化偏于一極，借以批判当时資產階級“洋务派”（张之洞、李鴻章輩）的反动本質，改良派的不徹底，指出中国不應該盲目搬用西方的物質文明和制度。魯迅在《摩羅詩力說》里介紹浪漫派詩人，歌頌他們“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的反抗精神，發出“今索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的呼声；又在跟人合譯的《域外小說集》里介紹俄罗斯和东欧被压迫民族的作家的作品，使中国讀者看到俄罗斯、东欧的农民和知識分子在沙皇地主階級統治下的悲慘命运①——这一切，都是跟他当时的社会、政治和哲学观点相一致的。根据进化論的世界觀，魯迅相信人类社会是日漸进化的，今比昔好，后比今更好，他就用这样的信念来抨击那些頑固保守、抱殘守闕的复古主义者。他看到当时改良主义者的根本弱点，在于只顧到“兴业振兵”，醉心于民主立宪，而忽視了国民精神即国民性的根本改革。他指出十九世紀欧洲文明有兩大流弊：重集体，輕个人；重物質，輕精神。于是，他就以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斯締納尔、叔本华和尼采的学說为凭依，提出“培物質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②的主张。在这里，魯迅認為尼采的“超人”哲学是“矯十九世紀文明而起”的“二十世紀之新精神”；其实，尼采的学說，是資產階級末期用来反对无产階級的集体主义和唯物論的反动的世界觀，魯迅未能理解这种情形，自然是認識上的錯

① 据周启明在《魯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中說，这些作品“差不多即是《新生》的文艺部分。”

② 《坟》：《文化偏至論》。

誤。不过，当时中国的历史情况和欧洲資本主义国家不同，魯迅“重个人而非物質”、“尊个性而张精神”的主张，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的，跟尼采的学說本質既不同，作用也各异。“在当时的中国，城市的工人階級还没有成为巨大的自觉的政治力量，而农村的农民群众只有自發的不自觉的反抗斗争。大部分的市儈和守旧的庸众，替統治階級保守着奴才主义，的确是改革进取的阻碍。为着要光明，为着要征服自然界和旧社会的盲目力量，这种發展个性，思想自由，打破傳統的呼声，客观上在当时还有相当的革命意义。”^①可以看出，这时期，魯迅在政治上虽然以一个爱国者的身份参加了資產階級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但在思想上，不仅反对老一輩資產階級的改良主义，对新一輩資產階級的民主主义，也不是沒有距离的。因为，他总是矚目于人民的觉悟，期待着他自己所說的“人国”的建立；这跟資產階級民主主义的只圖获得政权来代替人民执政的观点，不就显得进步得多嗎？

肯定了上面所說的情形，我們就能理解魯迅对辛亥革命的强烈的失望了。1911年的革命推翻了中国兩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产生了中华民国，当然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偉大事变，实际也的确給了魯迅很大的鼓舞。魯迅是1909年从日本回国的，先在杭州浙江兩級师范学校任教，第二年回家乡紹兴任紹兴府学堂教員兼监学。辛亥革命爆發和省会杭州光复时，曾經参加过“光复会”的魯迅，怎么能禁压自己的兴奋呢？所以，在紹兴城为庆祝杭州光复的群众大会上，他曾經被推为主席。他还組織过“武装演說队”，帶領学生上街宣傳革命的道理。革命党人王金發的队伍来到紹兴后，他也出任了紹兴师范学校的校长。可是，革命的風暴很快就

① 張秋白：《魯迅杂感选集序言》。

过去了。鲁迅后来带着无限沉痛的心情回忆当时的景象道：

“我們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滿眼是白族。然而貌虽如此，內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紳所組織的軍政府，什么鐵路股東是行政司長，錢店掌櫃是軍械司長……这軍政府也到底不長久，几个少年一嚷，王金发帶兵从杭州进来了，但即使不嚷或者也会来。他进来以后，也就被許多閑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門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換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①。

这自然只是紹兴一地的情形。而当鲁迅于1912年离开家乡，应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約先到南京教育部任事，随后又随政府北迁到了北京后，他就看得更多也更清楚了——清朝統治虽然已經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势力并没有因此而动摇，从南到北，依然是一片封建的腐臭。当时，中国的无产阶级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完全没有群众基础，没有組織最巨大的民主力量即农民群众来进行革命斗争，所以只好向敌人投降——把希望寄托在清朝政府北洋大臣袁世凱的“反正”上，革命领导人孙中山被逼交出临时大总统的职务，甚至把政府也迁到袁世凱的窩穴里去。这样，袁世凱一成为“开国元勳”，爬上总统的宝座，立刻就向革命展开瘋狂的进攻，最后索性称起“洪宪皇帝”来了。

面对这样的现实，鲁迅的痛苦心情，不是可以想像嗎？后来，在1925年所写的一篇杂感里，他慨嘆地說道：“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騙，变成他們的奴

① 《朝花夕拾》，《范愛农》。

隶了。”又說：“我覺得有許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①到了1932年，他又回顧道：“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於是失望、頹廢得多了”。^②因此，從1914年起，魯迅就埋頭於研究佛經，鈔古碑，“用了種種法，來麻醉自己的靈魂”。^③他要把自己的生命，消磨在悲憤、寂寞中。——實際上，作為一個戰士，他是在沉思，默索，尋覓着新的鬥爭。

二

辛亥革命時期，中國無產階級雖然還沒有形成獨立的政治力量，但已經在逐漸成長。到了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時期（1914——1918），帝國主義列強顧此失彼，放鬆了對中國的侵略，中國的民族工業得到進一步發展的機會。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和民族資產階級發生和發展的过程，也就是中國無產階級發生和發展的过程。在這期間，中國的工人運動有了高漲，工人階級的力量也有了增長。同時，辛亥革命的失敗，使人們陷入嚴重的失望和懷疑。由武昌起義建立起來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這樣快就被得到帝國主義支持的封建軍閥所破壞，而且成為封建軍閥用來欺騙人民的紙冠；那麼，國家和民族的生路究竟在哪裡呢？正在這樣滿天陰霾的時機里，偉大的十月革命的炮聲響了。中國的社會條件已經有了上面所說的重大變化，十月革命的炮聲，立刻震醒了中國人民長期的沉睡，使他們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和解放的道路。由十月革命送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也立刻在中國的土地上

① 《華蓋集》：《忽然想到》之三。

② 《自述集自序》。

③ 《呐喊自序》。

傳播开来。当时知識界的先进分子，就开始抛弃事实上已經失灵的資產階級民主主义，接受了新的精神武器。

就在工人运动的推动和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知識界先进分子倡导新文化运动的基础上，1919年五月四日爆發了划时代的群众爱国运动。这个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这以前，中国文化战綫上的斗争，是資產階級新文化和封建階級旧文化的斗争；資產階級所提倡的“新学”，是为資產階級民主主义革命服务的。既然資產階級本身是那样軟弱无力，为它服务的“新学”也就无法战胜已經和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結成同盟的封建复古思想。可是，現在的情形不同了。从五四运动起，中国无产阶级已經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文化战綫上的斗争也就起了本質的变化——掌握了新的精神武器的新文化陣营的战士，已經不止是反对封建階級旧文化，而且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不止是提倡民主和科学，即所謂“德先生”和“賽先生”，而且是提倡學習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經驗，“走俄国人的路”^①；不止是主张改良文学的表現形式，即白話文，而且是要求具有新的革命內容的革命文学。不过，这个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識分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統一战綫的革命运动”^②，所以，斗争也就有它的复杂內容。在这个統一战綫里，在共产主义知識分子的领导下，一方面，有共同的外部的敌人；另一方面，內部的无产阶级思想和資產階級思想却又互相对抗，發生矛盾。大家都知道的事实是：共产主义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李大劍，在新文化陣地《新青年》上，从1916年起，就發表了像《青

① 毛主席：《論人民民主专政》。

② 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論》。

春》、《青年与老人》和《今》等洋溢着新兴无产阶级的蓬勃朝气和乐观精神的论文；接着，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结束后，于1918至1919年间，又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等宣扬社会主义真理的论文。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影响日益扩大的趋势，使属于统一战线内部的资产阶级右翼分子感到惊慌，他们的代表人物胡适就在《每周评论》上发表《问题与主义》（1919年7月）一文，主张“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经验的传播，甚至谩骂谈主义的人是“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这样，新文化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就不可避免地开始表面化了。

鲁迅是以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的身份参加在新文化阵营里的。他带着从辛亥革命所得到的沉痛的教训，经历过一段悲愤的深思和探索，投身于新的战斗。过去，作为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者，他曾经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高潮里，寻找过为祖国人民谋求解放的道路；现在，他终于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①，因而采取跟“革命先驱者”同一的步调前进^②。中国知识界在“五四”时期第一次“伟大的分裂”（瞿秋白语），是封建国故派和新文化派；在新文化的统一战线里，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更多地接受共产主义的影响，也更靠拢共产主义者的，他们前进的道路，在“五四”高潮后知识界发生第二次“伟大的分裂”时，由鲁迅自己的抉择所证明。所以，在五四运动的斗争中，凭着自己丰富的生活经历和深刻的历史教训，他表现出惊人的勇猛和敏锐，以及对无产阶级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后来，他把自己写在

① 《热风》：《随感录五十九》。

② 《呐喊》《自序》。

这一时期的作为参加战斗的武器的作品，称之为“遵命文学”，并说明“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是“自己所愿遵奉的命令”^①。正是由于这种鲜明的思想倾向和坚定不移的立场，他在战斗中所立下的丰功伟迹，像一片灿烂夺目的阳光照耀着中国人民革命的史册。

辛亥革命后，那些窃取了革命果实的封建军阀和官僚们，企图利用中国固有的那一套封建伦理和封建迷信来愚弄人民，阻塞人民谋求解放的道路，维持自己的统治。曾经对腐臭的封建尸体的重压作过抗争的鲁迅，清楚地看出，要促进社会的改造和变革，首要的急务，就是解除人民精神上的桎梏。这种认识，当然和他的研究国民性有关。因此，作为一个文化战线上的战士，他对那些为军阀官僚们服务的封建伦理和封建迷信，展开广泛而猛烈的攻击。他号召“中国觉醒的人”，要“一面清结旧帐，一面开辟新路”，要“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②，使青年们摆脱旧思想的束缚。他认为“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还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③他就这样做了。当时，那些顽固反动的复古主义的口号是所谓“保存国粹”，他们的理由是：“古人所作所说的事，没一件不好，遵行还怕不及，怎敢说到改革？”^④鲁迅反驳道：“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保存我们，

① 《自选集》《自序》。

② 《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③ 《华盖集》：《忽然想到》之六。

④ 《热风》：《随感录》之三十八。

的确是第一义。只要問他有无保存我們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①他还指出，那些国粹保存者們，其实是“現在的屠杀者”^②。鲁迅就站在“保存我們”的現在的立場上，来反对那些“現在的屠杀者”。他不留情地批判着一切封建文化、封建思想、封建道德观念如父权、夫权，等等。他更进一步指出另一种可悲的現象，由于对“国粹”的迷恋，又产生了“二重思想”：一方面要保存“国粹”，另一方面却又沒有力量拒抗外来的势力，因此就徘徊在兩者之間，“說是應該革新，却又主张复古；”^③也就是，“本領要新，思想要旧。要新本領旧思想的新人物，駝了旧本領旧思想的旧人物，請他發揮多年經驗的老本領。”^④結果，自然还是只好去走那条过去的老路，弄得一片烏烟瘴气。当鲁迅分析所謂“国粹”和“固有文明”的实質时，他沉痛地看到“中国人向来就沒有爭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而历史，也不过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循环交替。他問道：

“我們也就都像古人一样，永久滿足于‘古已有之’的时代么？都像复古家一样，不滿于現在，就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么？”^⑤

由于悲憤，他甚至說出“所謂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謂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的話，同时斥責那些复古主义者，“不知道而贊頌者是可恕的，否則，此輩当得永远的詛咒！”^⑥時間虽然已經过去几十年，我們今天重讀这些战斗的文字，不是依然能感觉到一

①②③④ 《热风》：《隨感录》之三十五、五十七、五十四、四十八。

⑤⑥ 《坟》：《灯下漫笔》。

个偉大的战斗者那颗熾热的心的跳动嗎？

尤其銳敏而深刻的是，魯迅更看到，那些复古主义者的所作所为，还不仅为了维护吃人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而且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因为，“贊頌中国固有文明的人們多起来了，加之外国入，”他觉得“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額而憎恶中国，我敢誠意地捧献我的感謝，因为他一定是不願意吃中国人的肉的！”^①可是，在跟复古主义者互通声气的情况下，这样不願吃中国人的肉的外国人哪里会有呢？实际的情况是，正当“中国的学者們”在“口口声声的叫着‘保古！保古！保古！’”的时候，“外国的考古学者們便联翩而至了。”他們来做什么呢？“很希望中国永是一个大古董以供他們的賞鑑。”而那些既“不能革新”“也不能保古”的复古主义者，正是帝国主义最好的合作者：

“外国人办給中国人看的报纸，不是最反对五四以来的小改革么？而外国总主笔治下的中国小主笔，則倒是崇拜道学，保存国粹的！”^②

这自然只是一个小例証，但它赤裸裸地暴露出那些复古主义者的真面目。不用說，这种探究是令人顫栗的——然而却是真实的。

魯迅的战斗，既然是采取和“革命前驅者”同一步調的，那么，除了跟屬於統一战綫内部的战友們一起，向共同的敌人冲锋陷陣而外，当然也参加在統一战綫内部的斗争里。人們多知道魯迅对胡适和“現代評論派”的“紳士”、“学者”們的斗争，是在

① 《坟》：《灯下漫笔》。

② 《华盖集》：《忽然想到》之六。

資產階級右翼分子已經从原来的統一戰綫內部分化出去，公开成为革命的敌人以后；其实，就在胡适高唱“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义”的調子，提倡美国帝国主义的御用哲学实验主义时，鲁迅就态度鮮明地站在他敌对的立場上了。实验主义否認真理的客觀性，在“經驗”的美名下販賣主觀唯心論，說什麼人們經驗中的宇宙是“一点一滴，一分一毫”地进化的。鲁迅却認為“經驗”只是一种奴才哲学，是用来“肃清”理想的利器：

“从前的經驗，是从皇帝脚底下学得；現在与将来的經驗，是从皇帝的奴才的脚底下学得。奴才的数目多，心傳的經驗家也愈多。待到經驗家二世的全盛时代，那便是理想单被輕薄，理想家单当妄人，还要算是幸福微幸了。”①

不錯，鲁迅这段話，主要是对那些以“国粹”的經驗来排斥“洋貨”的理想的“經驗家”而發的，但也明明白白地提到另外一种頌揚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公理战胜强权”的新的“經驗家”，这里也就成为对故弄“經驗”玄虛的实验主义的揭露了。而且，稍后鲁迅的倡导“什么都要从新做过，”②豈不更是針對胡适的“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的嗎？此外，我們还不應該忘記：当胡适为了配合封建殘余势力和誘導青年脫离现实斗争而提倡“整理国故”，大开《国学書目》时，鲁迅却劝告青年“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書”，“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③；当胡适以青年导师自命时，鲁迅却比之为“将来都与白骨是‘一丘之貉’”的“說佛法的和尚，卖仙藥的道士，”接着又劝告青年道：

① 《热风》；《隨感录》三十九。

②③ 《华蓋集》；《忽然想到》之三、《青年必讀書》。